



十武
519
/



門 七 武 9
卷 5 19
卷 1

櫟窻多紀先生著

傷寒論輯義

文政壬午初夏新刊

仲景下字具有史筆不可草之看過

王宇泰平服注



傷寒論輯義序

許叔微曰。讀仲景論。不能博通諸醫書。以發明其隱奧。專守一書。吾未見能也。余蚤奉家庭之訓。讀傷寒論。間從一二耆宿。有所承受。然既無超卓之才。何有創闢之識。因循苟且。粗領會厓略。以為臨證處方之資。忽忽二十餘年矣。唯癖嗜聚書。以所入之羸。頗多儲畜。如傷寒一科。殆至四十餘家。以事務倥傯。不克顓心於抽繹。僅供一時披尋耳。會丙辰秋。為人講斯書。因顧世為仲景書者。或謂傷寒論。只當於原文中。字櫛句比。參證互明。以求其歸趣。別開心眼。後世注家。迂腐之談。無益方術。一槩抹掇而可矣。是蓋性高明者。宜如此也。如

余則謂宋元而降。解釋此書者。亡慮數十家。深討蒐窮。各竭其心。其間雖意見各出。得失互存。均之非無。追溯仲景淵源者焉。嗚呼。余也才識不能逮今人。安能望于前賢。矧竭一人之心力智巧。迺孰與假數百年間。數十賢之所竭心力智巧。而以爲吾有也。於是公私應酬之暇。陳所儲畜。逐條歷攷。旁及他書。廣求密搜。沈思默想。竊原許氏之旨。而期闡發其隱奧。臨證以辨疑。處方得精當而已。遂錄以成一書。亦聊便於講肄。是吾志也。而取誚於高明者。吾不憂也。凡七卷。名曰傷寒論輯義。昔人云。易稿則技精。屢剗則藝進。是書之成。但恐決擇未精。或失繁蕪。輯以俟他日之刪汰云爾。昔享和紀元

春二月望。直舍書。丹波元簡廉夫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傷寒論輯義

凡例

一傷寒論有二本一為宋本係宋治平中高保衡等校定一為金成無已注解本而金匱玉函經亦是傷寒論之別本同體而異名者蓋從庸以前傳之大抵與千金翼所援同

外臺柴胡加芒消湯方後脈經外臺秘要所引互有少異引玉函經方與今本符

同方有執以降諸家注本盡原成本案成本今收醫統正

丑執中張遂辰等校本余家所藏獨為元板蓋係聊攝之舊本而又有小小異同者蓋各家以意所改非敢有別本而訂之方氏所謂蜀本程氏所謂古本未知何代所刊特可疑耳今行宋板明趙開美所

傷寒論輯義

卷之二

翻雕雖非原本文字端正不失治平之舊格成氏注本又
理論所載或有與本同者又案李時珍本草綱目人
參柴胡惟張仲景傷寒論作入漫誌胡今世未見此本唯
成注釋音載漢音參此今原文一遵宋板而諸本異同盡
音柴的知古本如此注各條下以備參攷

一書名輯義每條必鑽研諸家注解虛心夷攷衡別是非採
 輯其最允當於本文者或一條止一二家或一條兼衆說
 大抵以文義相須為先後不敢拘注家之世次刪冗語節
 要義不致彼此迭見眩惑心眼要使文義較著旨趣融貫
 而已但其中脫文誤字其義難領會者則姑舉數說不敢
 判其然否以俟來哲所輯入諸家一倣金壇王氏之義例

成者無已也傷寒論趙者嗣真也傷寒論宸者沈亮宸也以上二

景全書兼者張兼善也係準繩王者宇泰也傷寒方者有

執也傷寒喻者昌也傷寒尚徐者彬也傷寒原程者應旄

也傷寒後錢者潢也傷寒湖柯者琴也傷寒周者揚俊也

傷寒張者璐也傷寒志者張志聰也傷寒論印者傷寒宗

印也張志錫者張錫駒也傷寒魏者荔彤也傷寒論三者

王三陽也傷寒汪者琥也傷寒閔者芝慶也傷寒林者

瀾也沈者明宗也鄭者重光也知者程知也駒者吳人駒也

以上六家係鑑者乾隆御纂醫宗金鑑也吳者儀洛也傷

分舒者詔也再重訂傷此餘不專疏釋而別立論以闡發

本經之義者。作注外之注。附各條後。其姓氏書目。以涉繁瑣。今不揭示于此。

一注家有為新奇之說者。遽見之則似可依據。然其實大眩惑後人。如是者。則略加辨駁。亦注于各條之後。

一古今方書用仲景方立醫案。及為之加減者。足以啓發運用之機。故隨所見而附各方後。

一文字訓釋。非醫家可深研。然凡凡溫溫劑頸擗地之類。不究其義。於臨證施理之際。不能無疑滯。故細檢查攷多方引證。亦附條末。非敢驚博也。

一論中誤文脫字。不敢妄加刪改。並注各條後。一原漢儒尊

經之遺意而已。

凡例畢

傷寒論輯後

凡例

三

律修堂藏板

遂作此書。攷論中傷寒乃外感中之一證。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此卽麻黃湯之所主。其十分之七，豈盡以麻黃湯一證而死乎？蓋傷寒者，外感之總稱也。素問黃帝問熱病者，傷寒之類也。而岐伯答以傷寒一日太陽云云，難經傷寒有幾，曰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千金方引小品云，傷寒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攷之衆經，其寔殊異矣。肘後方云，貴勝雅言，總呼傷寒，世俗因號爲時行，外臺秘要許仁則論天行病云，此病方家呼爲傷寒，而所以爲外感之總稱者，蓋寒爲天地

王冰注素問論傷寒云謂傷寒也管黃帝云天行病也傷寒者蓋總括風寒濕疫之謂也

殺厲之氣，亘於四時，而善傷人，非溫之行於春，暑之行於夏，各王于一時之比，是以凡外邪之傷人，盡呼爲傷寒。仲景所以命書者，概取于此而已。如麻黃湯證，則對中風而立名者，卽傷寒中之一證，其義迥別矣。後漢崔寔政論夫所謂傷寒，乃指天行病，蓋用雅士之辭也。張子和儒門事親云：春之溫病，夏之暑病，秋之瘧疾，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孫思邈醫家類選云：凡風寒暑濕熱燥天之六氣，自外而入，中人五藏六府，十二經絡者，四時之中，皆得謂之傷寒。程氏後條辨云：傷寒有五之寒字，則以邪氣看，而係之以論者。程氏後條辨曰：論卽論定後官之論。案禮王制，司馬辨論官論之爲言，有法有戒，有案有例，在仲景儼然以筆削自任，作一部醫門斷定之書。

傷寒論輯義

宗既

重校堂藏版

故論字斷不可以曰篇曰書曰集等字代之才氏條辨亦曰書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傷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論病以辨明傷寒非謂論傷寒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則論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謙謙君子此之謂也吾故曰名雖曰論實則經也雖然若曰傷寒經殊乖矣必曰醫經稱情哉案論是論難之論內經諸篇有岐黃問答之語者必係以論字無之者則否金匱要略各篇標題下有論幾首證幾條方幾首攷之於原文其云論者乃問答之語也丹溪朱氏格致餘論序云假說問答仲景之書也則其為論難之論蓋較然矣後人尊崇之

至遂以論語之論釋焉恐非命書者之本旨也仲景自序首題曰傷寒卒病論卒乃雜之訛序中云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其為傳寫之謬可知矣隋經籍志有張仲景方十五卷而無傷寒論之目蓋得非當時以湮晦而不見之故耶舊唐經籍志亦因隋志而不收其目至新唐藝文志則云王叔和張仲景方十五卷傷寒卒病論十卷雜之訛卒其來舊矣雜病乃對傷寒而謂中風歷節血痺虛勞等之類雜病論即今金匱要略喻氏云卒病論已卒病論早云亡程氏云本論具有治雜病之方法故云傷寒雜病論柯氏云九條中不貫傷寒者皆是雜病故曰傷寒雜病論此數又隋經籍志注載梁七錄張仲景辨傷寒說皆不可從也

傷寒論辨傷寒
宗既
傷寒論辨傷寒
宗既

十卷亡。今傷寒論每篇盡冠辨字。即此指今傷寒論。而其云亡者。蓋千金方稱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方法不傳。然則隋志云亡者。其實非亡也。七錄藝文志並云十卷。攷諸仲景自序。乃缺六卷。蓋傷寒論十卷。雜病論六卷。各別行於世者。而五藏外臺秘要載金匱要略諸方。而曰出張仲景傷寒論某卷中。則唐時其全帙十六卷。不易舊目者。才存臺閣中。王氏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時。特得探其秘要。而載之其著書。今所傳十卷。雖重複頗多。似強足十卷之數者。然逐一對勘。大抵與外臺所引符。則今傷寒論不可斷為非七錄及唐志之舊也。案外臺引傷寒論攷其卷目。桂枝湯云。出第二卷中。知太

陽上篇。在第二卷。葛根湯。麻黃湯。小柴胡湯。小建中湯。云出第三卷中。知太陽中篇。在第三卷。柴胡桂枝乾薑湯。大陷胸丸。大小陷胸湯。大柴胡湯。半夏瀉心湯。文蛤散。白散。云出第四卷中。知太陽下篇。在第四卷。大承氣湯。茵陳蒿湯。猪苓湯。云出第五卷中。知陽明篇。在第五卷。半夏散及湯。真武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云出第六卷中。知少陰厥陰二篇。在第六卷。其第一。第七。第九。雖無所攷。而葛根黃芩黃連湯。云出第七卷中。其餘不引藥方。則當第一卷辨脉等篇。第七以下。乃汗吐下可不可等篇。太陽病三日云云。屬調胃承氣湯。條今本載第五卷。陽明篇。而云出第十卷。傷寒汗出惡寒。身熱大渴不止。欲飲水。一二斗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條今本不載。蓋係于脫漏。而亦云出第十卷中。知辨發汗吐下後病。在第十卷。由是觀之。傷寒論大抵與今本無大異。同如雜病。則痙濕。喝。在第十一卷。黃疸。在第十四卷。癰病。胸痺。心痛。寒疝。在第十五卷。嘔吐。噦。在第十六卷。而百合病。論并方。霍亂。理中湯。附子粳米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並云出第十七卷。中。肺脹。小青龍加石膏湯。越婢加半夏湯。肺癰。桔梗白散。並云出第十八卷。中。是王氏所見本。不止第十卷。乃知雜病分門次第。與金匱要略大不同。此可以窺唐舊本之厓略也。故備錄于

傷寒論輯要 宗既

傷寒論輯要

此

晉皇甫謐序甲乙經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大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案伊尹作湯液所未經見唯漢書藝文志載湯液經法四十卷活人書本事方衛生寶鑑等間引伊尹湯液此後人依士安言所偽托史志等未見著錄者此豈伊尹所作與然仲景自序特云博採衆方未言及湯液士安去仲景時不遠豈親觀所謂湯液者而爲此說與自序又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脉辨證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傷寒三陰三陽乃原于素問九

卷傷寒中風温病等之目本于八十一難其他如陰陽大論雖未知何等書然要之纂舊典之文而編著者非悉仲景之創論立方也元吳澄作活人書辨序云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自序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吳氏此說原于士安其論未可定然但至論文章之更變則雖非我醫家所能及而宜以資攷鏡也高保衡等校定序稱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

學之成無已亦云仲景之書逮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五叔和之力也蓋仲景書當三國兵燹之餘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於今功莫大矣而明洪武中蕪溪黃氏作傷寒類證辨惑曰仲景之書六經至勞復而已其間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纖悉具備有條而不紊也辨脉法平脉法傷寒例三篇叔和采摭群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痊溼暍三種一篇出金匱要略叔和慮其證與傷寒相似故編入六經之右又有汗吐下不可并汗吐下後證叔和重集于篇末比六經中倉卒尋檢易見也今一以仲景書為正其

源泗集云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贅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類者亦附之耳

非仲景之書者悉去之庶使真偽必分至理不繁易於學者也案此說淵源于王履源泗集從此而降方有執喻昌柯琴輩從而宗其說或駁或貶以加詆譏如序例則云搜採仲景舊論外臺乃載其文揭以丑叔和曰則此一篇叔和所撰非敢偽託而作也至辨脉平脉汗吐下不可等編叔和既於脉經中引其文以為仲景語又高湛養生論云丑叔和性沈靜好著述攷覈遺文採摭群言撰脉經十卷叔和脉經序亦云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決合為十卷其丑阮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傷寒例固多不合仲景之繩墨而言屬荒謬者然叔和亦

一名士也。豈有以我所立論，嫁名於前賢，而為採摭于已著書中，如毒手狡獪之伎倆乎？陰陽五行，漢儒好談之，五藏六府，經絡流注，史記扁倉傳，間及于此。漢書藝文志，亦多載其書目。仲景生於漢末，何獨屏去之？今依臨川吳氏之言而攷之，如六經至勞復，文辭典雅簡奧者，係于所撰用古經之文，其他言涉迂拘，而文氣卑弱，世人以為叔和所羸入者，豈知非却是仲景之筆乎？因意傷寒例，及原文中，或云疑非仲景方，或云無大黃，恐不為大柴胡湯，或本云云之類，皆叔和所錄，其語氣為明顯，此餘盡是仲景舊文，而前後義相矛盾，文理晦曖難曉者，古書往往有之。

傷寒論輯義 綱目

重刊堂藏版

趙開美曰：是書仲景自序原為十六卷，至叔和次為三十六卷。

又何疑焉？方喻諸家逐條更定，刪改字句，以為復仲景之舊，殊不知益乖本來，惑亂後人，莫此為甚。視諸叔和，其功罪之輕重，果奈何也？
案程氏志聰錫駒等以序例為叔和所撰，其他為仲景原文，是固然矣。錢氏以序例及發汗吐下不可等篇為叔和所增，殆無明據焉。又案張遂辰本及全書卷首載醫林列傳云：王叔和次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此原出太平御覽引高湛養生論，然隋志等不載三十六卷之目。汪氏云：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十卷書邪？則云三十六卷，誤矣。要之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其所關係大矣。故讀此書，滌盡胸中成見，宜於陰陽表裏虛實寒熱之分，發汗吐下攻補和溫之別，而痛著工夫。欲方臨證處，療身親試驗之際，而無疑殆也。其中或有條理抵牾，字句鉤棘，不易曉者，勿敢妄為穿

傷寒論輯義 宗既

重刊堂藏版 反

鑿大抵施之于行事深切著明者經義了然無太難解者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之類豈不至
 平至易乎學者就其至平至易處而細勘研審辨定真假
 疑似之區別而得性命上之神理是為之得矣其所難解
 釋諸家費曲說者縱令鑽究其旨不免隔靴抓癢如以其
 不的確明備者施之于方術則害於性命亦不可測然則
 其所難解釋者置諸闕如之例而可也諺云開卷了然臨
 證茫然。是醫家之通患學者宜致思於此亦何苦以詆詰
 古人為事乎哉寬政辛酉正月之望元簡撰

傷寒論輯義 綱目 卷之四 傷寒卒病論集 柯本卒作雜宜從詳見于綜

傷寒卒病論集

柯本卒作雜宜從詳見于綜
 概方氏以降諸本並無集字

論曰程本刪論曰二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二

見史記字錫志柯同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慨既通說文既嘆也詩王

扁鵲傳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風既其嘆又曹風愾我寤

嘆懷即慨字索晉潘岳間居賦序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

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於史孟軻列傳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

史秦始皇紀召文學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

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漢蕭望

踵下之士延頸企孜孜汲汲博雅孜孜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

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左傳僖

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嬰疾又見後患及禍至而

傷寒論輯義 綱目 卷之四 傷寒卒病論集 柯本卒作雜宜從詳見于綜

傷寒論輯義 綱目 卷之四 傷寒卒病論集 柯本卒作雜宜從詳見于綜

陰陽大論 案林億等以素問運氣七篇胎臚藥錄

胎臚藥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禁方

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尋余

所集思過半矣 易下繫辭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王弼

五藏 白虎通曰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經絡府俞

陽會通 易上繫辭觀其會 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

妙豈能探其理致哉 案才高與首 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

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 醫傳等無攷 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

公乘陽慶及倉公 下此以往未之聞也 觀今之醫 即前段所

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

務在口給 論語禦人以口給何相對斯須 斯須猶須臾禮樂

三部不參 十便良方引王既脈訣曰說脈之法其要有三

息不滿五十 靈樞根結篇曰脈不滿五十動而短期未知機

明堂關庭盡不見察 靈樞五色篇曰明堂鼻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陰陽大論 案林億等以素問運氣七篇胎臚藥錄為陰陽大論然無明據焉胎臚藥錄云志

胎臚藥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禁方并平脈辨證仲景

所集思過半矣 易下繫辭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王弼

五藏 白虎通曰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經絡府俞

陽會通 易上繫辭觀其會 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

妙豈能探其理致哉 案才高與首 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

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 醫傳等無攷 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

公乘陽慶及倉公 下此以往未之聞也 觀今之醫 即前段所

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

務在口給 論語禦人以口給何相對斯須 斯須猶須臾禮樂

三部不參 十便良方引王既脈訣曰說脈之法其要有三

息不滿五十 靈樞根結篇曰脈不滿五十動而短期未知機

明堂關庭盡不見察 靈樞五色篇曰明堂鼻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傷寒論輯義 原序

所謂窺管而已。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其亦小乎。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案齊侯猶生而視其死。魏太子亦秀起。故結以此二句。夫天以下。止孔子云。生而知之。難矣。千金方。載治病略例。首文與此。少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論語季氏篇曰。孔子曰。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文異義近。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論語顏淵篇。多聞博識。乃前段所謂勤求古訓。博采衆方之類是也。蓋生而知之者。天之所賦。不可企及。學與多聞博識。人之所能。皆可勤而至矣。當今居世之士。不留意醫藥。精究方術。獨仲景宿尚之。然無越人之才。秀。唯欲多聞博識。以精究之。故誦孔子語。以服膺之而已。此蓋仲景之謙辭。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

其亦小乎。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案齊侯猶生而視其死。魏太子亦秀起。故結以此二句。夫天以下。止孔子云。生而知之。難矣。千金方。載治病略例。首文與此。少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論語季氏篇曰。孔子曰。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文異義近。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論語顏淵篇。多聞博識。乃前段所謂勤求古訓。博采衆方之類是也。蓋生而知之者。天之所賦。不可企及。學與多聞博識。人之所能。皆可勤而至矣。當今居世之士。不留意醫藥。精究方術。獨仲景宿尚之。然無越人之才。秀。唯欲多聞博識。以精究之。故誦孔子語。以服膺之而已。此蓋仲景之謙辭。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

守南陽張機著。程應旄曰。案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故善讀書者。未讀古人書。先讀古人序。從序法中。讀及全書。則微言大義。宛然在目。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林億等校定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太平御覽引仲景方序論文同。按皇甫謐甲乙經序云。漢有華佗。張仲景。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景。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

所謂窺管而已。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其亦小乎。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案齊侯猶生而視其死。魏太子亦秀起。故結以此二句。夫天以下。止孔子云。生而知之。難矣。千金方。載治病略例。首文與此。少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論語季氏篇曰。孔子曰。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文異義近。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論語顏淵篇。多聞博識。乃前段所謂勤求古訓。博采衆方之類是也。蓋生而知之者。天之所賦。不可企及。學與多聞博識。人之所能。皆可勤而至矣。當今居世之士。不留意醫藥。精究方術。獨仲景宿尚之。然無越人之才。秀。唯欲多聞博識。以精究之。故誦孔子語。以服膺之而已。此蓋仲景之謙辭。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

程應旄曰。案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故善讀書者。

未讀古人書。先讀古人序。從序法中。讀及全書。則微言大義。宛然在目。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林億等校定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太平御覽引仲景方序論文同。按皇甫謐甲乙經序云。漢有華佗。張仲景。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景。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

傷寒論輯義

原序

律修堂藏版

不復惡仇讐之義也。此揭太陽之總病。乃三篇之大綱。已下凡首稱太陽病者。皆指此而言之也。程凡云太陽病。便知為皮膚受邪。病在腠理榮衛之間。而未涉乎府藏也。太陽之見證。莫確於頭痛惡寒。故首揭之。使後人一遇卒病。不問何氣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證。便可作太陽病處治。亦必兼此脉此證。方可作太陽病處治。雖病已多日。不問其過經已未。而尚見此脉此證。仍可作太陽病處治。柯凡言太陽病者。必據此條脉證。如脉反沈。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是太陽之變局矣。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表證。表脉不重在經絡。主病看諸總綱。各

立門戶。其意可知。

案方云。太陽者。以太陽經所主之部屬皮膚言也。皮膚為一人一身之表。表之為言。外也。風寒本天之二氣。於人身為外物。故其中傷於人。必自外而內。人之中傷之。必皮膚先受起。以病方在皮膚。皮膚屬太陽。故曰太陽病。蓋舉大綱而言。始以見周身之皮膚具病。後人不察。以經絡之一線而囂訟。豈不太謬。此說出於瘞書。以其論太陽之大綱。故附于此。

柯氏凡例云。太陽病脉浮頭項強痛六字。當作六句讀。言脉氣來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脉浮兩字連讀。

方氏曰此承上條而又再揭
太陽病之紀一可此扁之
總若九首稱太陽
中凡者則又皆指此而言
尤氏曰詳仲景篇中每多
風寒互舉之處似有不合
分別而出之者豈非以風寒
之氣恒相並與陰陽之致
可互參耶

頭項強痛而惡寒作一句讀疎略無味則字字讀斷大
義先明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爲中風玉函千金翼出下
有而字脉緩者作

其脉緩
其名字

方太陽病上條所揭云云者是也後皆倣此發熱風邪干
於肌膚而鬱蒸也汗出腠理疎玄府開而不固也此以風
邪鬱衛故衛逆而主於惡風緩卽下文陽浮而陰弱之謂
中當也凡首稱太陽中風者則又皆指此而言也喻中字
與傷字無別卽謂傷風亦可汪脉緩當作浮緩者浮是太
陽病脉緩是中風脉錢緩者緊之對稱非遲脉之謂也風

爲陽邪非勁急之性故其脉緩也

案中風又稱傷風活人書傷風之候頭痛發熱脉緩汗
出惡風三因方叙傷風論寒泣血無汗惡寒風散氣有
汗惡風爲不同本事方今傷風古謂之中風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

者名爲傷寒逆成本作逆爲作曰玉函
脉上有其字无者名二字

方或未定之詞寒爲陰陰不熱以其著人而客於人之陽
經鬱而與陽爭爭則蒸而爲熱已發熱者時之所至鬱爭
而蒸也未發熱者始初之時鬱而未爭也必定然之詞言
發熱早晚不一而惡寒則必定卽見也錢體痛者寒傷營

成氏注辨脈云陽脈寸也陰
脈尺中也
黃氏云此條不可作無熱而惡
寒者發於陰也看了雖未
發熱其脈緊爲異發於陰
脈沈或細或微遲也
方云陰謂關後陽謂關前
但緊三關通度而急疾
又云此揭太陽分病之紀三
乃此篇之小總
喻氏曰多有服藥後反增
發熱者病必易解蓋熱證
未去藥即領邪外出也事証
故也

尤氏曰不言無汗者以脈緊示該之也

分也。營者血中精專之氣也。血在脈中。隨營氣而流貫滋養夫一身者也。此因寒邪入於血脉之分。營氣滯而不快。於流行。故身體骨節皆痛也。鑑胃中之氣被寒外束。不能發越。故嘔逆也。寒性勁急。故脈陰陽俱緊也。此承首條言太陽病。又兼此脈。此證者名曰傷寒。以為傷寒病之提綱。後凡稱傷寒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喻仲景恐見惡寒體痛嘔逆。又未發熱。認為直中陰經之證。蚤於辨證之先。揭此一語。慮何周耶。一語乃或未發熱四字也。柯陰陽指浮沈而言。不專指尺寸也。魏傷寒中風同一浮脈。而彼為浮緩。此為浮緊。陽邪舒散。故緩。陰邪勁急。故緊。同為在表之浮。而一緩一

緊。風寒迥異矣。

案驗之病者。有其未發熱。則脈沈緊。而其已發熱。則浮緊者。診視之際。宜仔細辨認也。張介賓脈神草有說。當

明理論云。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嗇嗇然增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幃帳之內。則舒緩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漸然而惡者。此為惡風者也。

案風寒二證。譬如人之呵與吹。呵之風屬陽。吹之寒屬陰。陽主泄。陰主閉。故人之感邪氣。其表虛泄而汗出者。

名為中風其表實閉而無汗者名為傷寒其實受邪之
風寒不知果何如只就其表虛表實無汗有汗而立其
目以為處療之方耳故不曰此傷寒也此中風也而下
名為二字其意可自知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為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脉數

急者為傳也躁成本方本作燥玉函无

錢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者即內經熱論所謂一日巨陽受

之二日陽明受之之義也因太陽主表總統營衛故先受
邪也然寒傷營之證其脉陰陽俱緊或見浮緊之脉若一
日之後脉安靜恬退則邪輕而自解不至傳入他經矣倘

案此章是脈辨證
知邪傳與不傳也何
曰太陽主表故寒邪
傷之即太陽受之
脉浮若見太陽之浮
不兼傷寒之緊即
謂靜也脉靜証亦
靜無喧逆煩躁可
知今又有發熱惡寒

梅傷寒蓋說風寒而言
錢氏專屬麻黃似非當參
諸注

頭項強痛不須七日
者一日自止者不傳

謂也若受寒之白
煩有吐意也逆之機
身重者見煩燥陽
氣重可知矣脉急者
陰陽俱緊也之文之
有在淫者白寒氣文

生中皮膚者太陽之經
居三陽之上表故邪
乃最先而邪有微者
證有緩急證有弱
強病有傳與不傳

之異邪微者不能持
乎下其脉多靜邪
甚者得之互相爭其
脉則和急其人則
煩而煩欲吐者寒
邪微深而變而或
胃氣惡邪則逆或
吐也然邪既得則
必中是見他經之証傷

見證頗覺欲吐則傷寒嘔逆之證猶未除也况吐則邪入
犯胃乃內入之機若口燥而煩熱脉數急者為邪氣已鬱
為熱其氣正盛勢未欲解故為傳經之候也方一日二日
三四五六日者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大
要譬如計程如此立箇前程的期式約摸耳非計日以限
病之謂

案燥煩即躁煩之訛以為口燥煩熱者誤矣諸注並以
煩躁為解

錫云數急對靜而言柯云欲字若字是審其將然脉之
數急是診其已然此因脉定證之法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此其常也若二三日

陽明證之不惡寒反惡熱身熱心煩口渴不眠等證與

少陽證之寒熱往來胸脇滿喜嘔口苦耳聾等證不見者

此為太陽邪輕熱微不傳陽明少陽也方不傳有二一則

不傳而遂自愈一則不傳而猶或不解若陽明少陽雖不

見太陽亦不解則始終太陽者有之餘經同推要皆以脉

證所見為準若只蒙龍拘拘數日以論經則去道遠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玉函無

鑑發熱不渴惡寒者太陽證也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病之特不見者身
日眩暈則不
少陽證之寒熱往來胸脇滿喜嘔口苦耳聾等證不見者
此為太陽邪輕熱微不傳陽明少陽也
不傳而遂自愈一則不傳而猶或不解若陽明少陽雖不
見太陽亦不解則始終太陽者有之餘經同推要皆以脉
證所見為準若只蒙龍拘拘數日以論經則去道遠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鑑發熱不渴惡寒者太陽證也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

寒之惡寒發熱也此條不是發明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乃張氏言太陽溫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溫釋之則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陽一經四時俱能受病不必於冬人溫病不因於傷寒且四時俱能病溫不必於春推而廣之則六經俱有溫病非獨太陽一經也○柯氏曰太陽病而渴是兼少陰矣然太少兩感者必惡寒而煩滿今不煩滿則不涉少陰反不惡寒則非傷寒而為溫病矣

證也今太陽病始得之不俟寒邪變熱轉屬陽明而即熱

渴不惡寒者知非太陽傷寒乃太陽溫病也由於膏粱之

人冬不藏精辛苦之人冬傷於寒內陰已虧外陽被鬱周

身經絡早成溫化所以至春一遇外邪即從內應感寒邪

者則名曰溫病程太陽初得之一日即發熱而渴不惡寒

者因邪氣早已內蓄其外感於太陽特其發端耳其內蓄

之熱固非一朝一夕矣蓋自冬不藏精而傷於寒時腎陰

已虧一交春陽發動即病未發而周身經絡已莫非陽盛

陰虛之氣所布濩所云至春發為溫病者蓋從其胚胎受

之也此證初治可用辛涼治標一經汗下後苓連梔膏祇

方氏曰微言攻之微則變亦微。劉宗素言攻之劇則變亦劇。張氏曰此條緊接上條其下即曰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見風溫之由誤發溫病汗而致者與更感於風而成者自是兩般。程氏曰若火熏之者對微發黃色言黃而加重即形體如煙室之謂津血為火熱燥枯也。○案此說誤。柯氏曰此正與內經伏寒病不同處太陽中者亦有因於傷寒者雖渴而惡寒太陽溫病及惡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固於寒而因於風發熱者病為在表法當解然不惡寒則非麻黃桂枝所宜矣風溫相搏發汗不如法風去而熱反熾灼者兩陽相熏灼仍轉屬陽明之兆也。

增其熱。王冰云寒之不寒責其無水。須大劑六味地黃湯。重加生地麥冬。救腎水為主。若乾嘔煩逆者。加山查貝母。折其衝勢。金水兩虧者。宜二地二冬。加人參為固本湯。滋水之上源。若見斑衄等證。此為上竭。宜四物湯倍生地赤芍。加山查丹皮。復營分之虧。以生陰氣。煎法俱用童便。或加金汁和服。蓋病源得之冬不藏精。故滋陰可以退火。而涼血即能清熱。余以此活人多矣。因附識於此。錢其見證之初。以大青龍湯之涼解為治溫之首劑。而作一大柱石也。然無汗者宜之耳。其有發熱而渴。不惡寒而汗自出者。不宜更汗。則有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法也。其無表證。但熱

渴而不惡寒者。為已入陽明。又有白虎湯可用也。案活人書溫病渴而不惡寒者。主以竹葉石膏湯。蓋其方清涼潤補相兼也。又案錢氏主用石膏。程氏專用地黃。不知孰是。嘗驗溫病亦未能無虛實之分。虛者宜從程法。實者當依錢法。學者要須參諸脈證。勿令誤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成本名上有曰字。張卿子本無鼻字。玉函被下者作下之。无火者之者及色字。瘈瘲作掣縱。下有發作字。若以火熏之作復以火熏之。

張子和治病百法陽之風
溫多發風傷于寒濕傷於衛
血為營氣為衛其脈兩手多
沉自汗出身重多睡必齟三
日以重表且宜辛涼解之或辛溫
解之如不已裏症未罷大不可
下如下則胃中虛空四日之外
表熱入裏則謔語口乾發瘵
潮直視失痰者十死八九

傷寒論輯義 卷一
成傷寒發汗已則身涼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非傷寒為風
溫也風傷於上而陽受風氣風與溫相合則傷衛脈陰陽
俱淨自汗出者衛受邪也衛者氣也風則傷衛溫則傷氣
身重多眠睡者衛受風溫而氣昏也鼻息必齟語言難出
者風溫外甚而氣擁不利也若被下者則傷藏氣太陽膀
胱經也內經曰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癃者小便不
利也太陽之脈起自內眥內經曰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
眼者太陽以絕小便不利直視失溲為下後竭津液損藏
氣風溫外勝經曰欲絕也為難治若被火者則火助風溫
成熱微者熱瘵而發黃劇者熱甚生風如驚癇而時瘈瘲

也方灼熱謂熱轉加甚也風溫謂觸犯於溫而有風也程
冬時傷腎則寒水被虧是溫病源頭誤治溫病而辛溫發
散是風溫源頭風溫即溫病之壞病非溫病外又有風溫
也一逆者若汗若下若火也再逆者汗而或下下而或火
也溫乃陽盛陰虛之病一逆已令陰竭况再逆乎甚矣溫
熱病不同於風寒治也錢陰陽脈俱浮則以寸口為陽尺
中為陰即關前為陽關後為陰之法也陽脈浮則風邪傷
衛毛孔不閉故汗自出陰脈浮則熱傷陰分溫邪熏灼鬱
冒神昏故身重多眠而昏睡中之鼻息必齟齬也其語言
難出者非舌強失音瘖啞之病乃神昏不語也溫病得火

內外充斥浸淫於藏府肌肉筋骨之間所以時時痲痺也
 痲痺者筋骨痠動十指抽掣臂肘堅勁轉側而不自知也
 案諸家以溫病風溫為二證特釋注以風溫為溫病之
 壞證今攷宋版及玉函溫病風溫連接為一條且據若
 發汗已之若字則程注為得矣龐安時總病論云病人
 素傷于風又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四肢不收
 頭痛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
 出則讖語內煩擾不得卧善驚目光無精治之復發其
 汗如此者醫殺之耳風溫之為病脉陰陽俱浮汗出體
 重其息必喘默默但欲眠下之則小便難發汗則讖語

加溫針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尿宜姜蕤湯案諸
 家以風溫為別證昉出于斯

注云小便不利四字當在若被下者四字之上否則既
 云不利又曰失溲悖矣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
 七日愈發於陰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王函千金翼病上有夫字
 熱下並有而字無熱作不熱
 七六上並有者字成本亦有

成陽為熱也陰為寒也發熱而惡寒寒傷陽也無熱而惡
 寒寒傷陰也陽法火陰法水
 火成數七水成數六陽病七
 日愈者火數足也陰病六日愈者水數足也程經雖有六

劉宗素曰傷寒論上於
 陰陽亦其行指下焉
 夫三陰三陽者寒熱之
 大綱也太陽者陰陽
 之基本也而其指寒
 而論者論曰病有發熱
 惡寒者發於陽也無
 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又曰病發於陽而反下
 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
 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
 又曰病在陽應汗解

之曰其結無陽證
此豈非指其裏外分者
乎其指其裏者論曰
凡受者陰陽之氣不相
順接者陰陽之氣不相
俱虛弱則身解拉
燥此豈非指其氣里者
又其裏者論曰其氣里者
則論曰脈微而惡寒者
此陰陽俱虛不可更受
汗更下更逆也又凡病
若發汗若下若下若
以津液陰陽自和者
必自愈此非兼里者內
外而言者乎其指三
陰三陽而凡受者以論
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
其人躁煩者此陽去
入陰故也其指
引曰者論曰傷寒六

陰陽定之矣。陰陽之理雖深，寒熱見之矣。在發熱惡寒者，陽神被鬱之病，寒在表而裏無寒，是從三陽經為來路也。在無熱惡寒者，陰邪獨治之病，寒入裏而表無熱，是從三陰藏為來路也。同一證而所發之源自異，七與六不過奇偶二字解，特舉之為例，以配定陰陽耳。日子上空活者，重在陽數陰數之數字上。張此條以有熱無熱證陽病陰病之大端，言陽經受病則惡寒發熱，陰經受病則無熱惡寒。尚論以風傷衛氣為陽，寒傷營血為陰，亦屬偏見。錢此一節提挈綱領，統論陰陽，當冠於六經之首。自叔和無已諸家錯簡於太陽脈證之後，致喻氏以未熱注無熱，悖於立言。

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
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
陰無陽故也其指其
曰多氣而相和者
論大陽病脈浮緊無
汗發熱身疼痛公
日不解者以在此高
其汗汗邪者必除
其人發煩目視身痛
必解之解以之者陽
氣重故也曰三陽汗
病大陽初得病麻黃
其汗三三為面色緣
口舌者陽也其指其
在者以之亦指邪氣
手又有指其邪氣
其病曰大陽中凡口大
發汗邪氣大邪氣
沫道其其幸者而陽
相實均之而若其曰
盛則必除陰邪則必
難此豈非指邪氣與

之旨矣。蓋仲景以外邪之感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有陰經陽經之不同，故分發熱無熱之各異，以定陽奇陰耦之愈期也。發於陽者，邪入陽經而發也；發於陰者，邪入陰經而發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陽勝則身熱，陰勝則身寒，陰陽更勝之變也。

案玉函經及周氏錢氏柯氏注本，以此條冠太陽篇首。又案以陰陽為營衛之義，昉見方氏注。後喻氏魏氏程知及金鑑皆從其說。周氏錢氏駁正細辨，今不繫引。外臺祕要云：王叔和曰：夫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無

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謂
 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夫仲景未嘗
 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尚頭痛者曰頭痛
 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則與傳不同曰其經是指本經
 而非他經矣發於陽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
 之期不是六經傳變之日岐伯曰內經傷寒論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
 愈有明證也故不曰傳足陽明而曰欲再作經是太陽過
 經不解復病陽明而為併病也鍼足陽明之交截其傳路
 使邪氣不得再入陽明之經則太陽之餘邪亦散非歸併
 陽明使不犯少陽之謂也

案成氏喻氏程氏錢氏及金鑑並以六日傳六經之說
 為注解皆不可從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玉函千金翼至作盡無上字

成巳為正陽則陽氣得以復也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
 各以三時為解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
 寅至辰至於太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
 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
 解時從寅至戌以陽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
 陰道常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則巳午未太
 陽乘王也

巢源解散候引輕
甫安之下則了了矣
下文云了者是惡
然病除神明了矣
之狀也 士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方風家謂中風之病也。表外證也。解罷也。了了猶惺惺也。言中風之病外證俱罷大勢已除餘邪未盡猶未復初也。十二日經盡之時也。言至此時則餘邪當悉去而初當復也。蓋曉人當靜養以待勿多事反擾之意。柯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藏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傷寒概之矣。鑑不了了者不清楚也。吳經中凡勿藥而俟其自愈之條甚多。今人凡有診視無不與藥致自愈之證反多不愈矣。

總病論方言曰南楚疾愈或謂之差或謂之了。

辨曰仲景論中此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肉脈筋骨五者素問以為五臟之合主外而充于身者也惟曰藏曰腑方可言表裏可見皮膚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表藏腑屬裏之例不同况仲景出此證也太陽篇首其為表證明矣是知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淺不墮裏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以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成本得衣間有近字

成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內身熱欲得衣者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衣者表寒裏熱也程病人身大

熱反欲得近衣者沈陰內錮而陽外浮此曰表熱裏寒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陽邪內菟而陰外凝此曰表寒裏熱

寒熱之在皮膚者屬標屬假寒熱之在骨髓者屬本屬真本真不可得而見而標假易惑故直從欲不欲處斷之情則無假也不言表裏言皮膚骨髓者極其淺深分言之也

汪或云此條非仲景論係叔和所增入者詳其文義與陽

滑而厥惡寒不欲近衣口燥咽乾等條參看

成曰蓄者不足也惡寒之貌也滑之者酒洩也惡風之貌也翕者熱之貌而熱也若合羽所覆言熱在表也白晝喘乾嘔者風權而氣逆也錫鬲曰蓄者皮毛粟慄疾泚者酒洩不寧之貌舒長曰白晝喘乾嘔四字有

傷寒論卷一

盛陰虛汗之則死云云又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云云同構此危疑之辭以驚惑人耳例宜從刪

案柯氏亦刪此條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陰弱王函脉絳

千金翼作陰濡弱千金嗇嗇作漉漉翕翕作噲噲

方太陽中風乃掇上條所揭攢名以指稱之猶上條掇首條所揭而以太陽病為首稱同一意也陽浮而陰弱乃言脉狀以釋緩之義也難經曰中風之脉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是也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言外為陽衛亦陽

也風邪中於衛則衛實實則太過太過則強然衛本行脉外又得陽邪而助之強於外則其氣愈外浮脉所以陽浮陽主氣氣鬱則蒸熱陽之性本熱風善行而數變所以變熱亦快捷不待閉鬱而即自蒸熱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內為陰榮亦陰也榮無故則榮比之衛為不及不及則不足不足則弱然榮本行脉內又無所助而但自不足於內則其氣愈內弱脉所以陰弱陰主血汗者血之液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為外固所以致汗亦直易不待覆蓋而即自出泄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嗇嗇惡寒淅淅惡風乃雙關之句嗇嗇言惡寒由於內氣餒不足以耽當其滲逼而

傷寒論卷一

傷寒論卷一

惡之甚之意。淅淅言惡風由於外體疎，猶驚恨雨水卒然淅瀝其身而惡之切之意。蓋風動則寒生，寒生則膚粟惡，則皆惡。未有惡寒而不惡風，惡風而不惡寒者。所以經皆互文而互言之也。翕翕發熱，乃形容熱候之輕微。翕火炙也。翕為溫熱而不蒸蒸大熱也。鼻鳴者，氣息不利也。乾嘔者，氣逆不順也。蓋陽主氣而上升，氣通息於鼻，陽熱壅甚，故鼻塞塞而息鳴，氣上逆而乾嘔也。主當也。言以是為主當，而損益則存乎人。蓋脈證無有不相兼而見者，所以經但活潑潑不欲人拘執之意也。程陰陽以浮沈言，非以尺寸言。觀傷寒條只曰脈陰陽俱緊，併不著浮字，可見唯

陽浮同於傷寒，故發熱同於傷寒。唯陰弱異於傷寒，故汗自出，異於傷寒。虛實之辨在此。熱自表發，故浮以候之。汗自裏出，故沈以候之。得其同與異之源頭，而歷歷諸證，自可不爽。柯兩自字，便見風邪之迅發。喻風寒互言，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率易，誤人多矣。翕翕發熱，乃氣蒸溼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同。方氏或問云：瘡瘕吝也。惡寒者，辟如瘕吝，瘡細懼事之人，恁的常常怯怯然畏惡也。淅淅米也。孟子接淅而行，是也。惡風者，辟如裸體之人，被人卒然以水灑，淅於身，驀地驚恐，恨恨然畏惡也。然特迎風動扇，則如此間靜。

坐卧則不惡此二者所以有大同小異之分也顧氏溯源集云翕翕者熱在表也如鳥翼之附外也方言翕炙也又曰翕

也熾

傷寒選錄云張氏曰對病施治乃依方療疾也事理平正無曲折可否之責止對證而用藥即無疑難故曰主之假如此條理明而言簡曰主之者當然其他雖間有病證冗雜者而理終歸一途別無差失相反方內凡言主之理同一體也

○黃炫活人大全云或問經言用藥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又有言宜某湯及某湯主之凡此數節旨意不

同敢問曰傷寒論中一字不苟觀是書片言隻字之間當求古人之用意處輕重是非得其至理而後始可言醫矣所問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者此設法禦病也又言宜某湯者此臨證審決也言某湯主之者乃對病施藥也此三者即方法之條目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玉函作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

例云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病相阻即使有所覺重者一日夜當時觀之如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柯以曰言病重者藥必倍之一日一夜當作三服病在即從後服勿使間斷便服至三劑無妨

傷寒論卷一
時許遍身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成本無三味二字離作瀉小促下有役字不出下有者字金匱下利篇流離作淋漓全書遍身作通身小促上有當字玉函亦有當字周作晬無禁以下十五字若病重者以下千金翼作病重者一日一夜乃差當晬時觀之服一劑湯病證猶在當復作服之至有不汗出當服三劑乃解外臺作若病重者晝夜服特須避風若服一劑晬時不解病證不變者當更服之○王云小促宋版作少從容案現行宋版未有如此者

鑑名曰桂枝湯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溫辛能發散溫通

喻大白衛行脈外風傷衛之證皆傷其外外者肌膚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發汗以內動脈脈更不取攻下以動藏府所以服桂枝時要候週身熱之然似平有汗者無非欲其皮間毛髮動而邪散也然此藥力易過又藉熱稀粥以助其力如此時之久肌不致速閉則外受之邪盡從外解元為合法矣不識此意者汗時非失之太過即即失之不及太過則邪未入而先發其汗則汗不止而亡陽不及則邪欲出而尚閉其門必至病不除而生變仲景言之詳之後人轉加勿思焉特詳發其義此輩難知問桂枝湯發字一欵當考

衛陽芍藥酸寒酸能收斂寒走陰營桂枝君芍藥是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旨芍藥臣桂枝是於和營中有調衛之功生薑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棗之甘佐芍藥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用以和中氣即以調和表裏且以調和諸藥以桂芍之相須薑棗之相得藉甘草之調和陽表陰裏氣衛血營並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相和也而精義在服後須更啜稀粥以助藥力蓋穀氣內充不但易為釀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少留將來之邪不得復入也又妙在溫覆令一時許熱微似有汗是授人以微汗之法也不可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是禁人以不可過汗之

意也。此方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發汗調利營衛之第一方也。凡中風傷寒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皆得而主之。其他但見一二證即是不必悉具也。此湯倍芍藥生薑加人參名桂枝新加湯用以治營表虛寒肢體疼痛倍芍藥加飴糖名小建中湯用以治裏虛心悸腹中急痛再加黃耆名黃耆建中湯用以治虛損虛熱自汗盜汗因知仲景之方可通治百病也。若一服汗出病差謂病輕者初服一升病即解也。後服不必盡劑謂不可再服第二升恐其過也。若不汗更服依前法。謂初服不汗出未解再服一升依前法也。又不汗後服謂病仍不解後服第三升也。

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謂服此第三升當小促其服亦不可太緩。以半日三時許為度。令三服盡始適中。其服之宜也。若病重者初服一劑三升盡病不解再服一劑病猶不解乃更服三劑。以一日一夜周十二時為度。務期汗出病解而後已。後凡有曰依服桂枝湯法者即此之謂也。

三 太陽病汗出服桂枝只使之似有汗者邪已去矣。似字當細玩不可認作發汗與麻黃湯混者。方微火者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也。滓澱也。古人藥大劑釜鑪中煮綿絞漉湯澄瀘取清故曰去滓。飲大飲也。藪藪和潤而欲汗之貌。微似二字最為要緊。有影無形之謂也。不可禁止。

陶又曰東有大小三枚準
一兩

之詞也。如水流滴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制則不效驗也。錫汗乃中焦水穀之津。故歡粥以助藥力。穀精足而津液通矣。禁生冷等物者。恐中氣虛。生冷之物能傷胃氣也。

玉函方藥炮製云。生薑皆薄切之。大棗擘去核。桂削去皮。用裏黑潤有味者為佳。陶隱居云。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總病論云。桂刮去粗皮。直格云。削去皴皮。官桂是也。元戎云。去浮皮。○案方氏云。桂去皮而用枝。張志聰謂用梢尖嫩枝。內外如一。而去皮骨。錢潢金鑑刪去皮。

備類百要方云。凡服藥。宜忌生冷。油生謂不者。煎之物。冷謂性冷。高者。香。來之類。謂胡麻。等。滑。謂。葵。等。之類。本草專除陳藏器本草。此篇

二字。並失攷耳。

陶氏本草序例云。吹咀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吹咀者。乃得無末。而片粒調和也。吳遵程方法注云。吹咀。謂碎之。如大豆。其顆粒可以咀嚼。又吹去細末。煎取清汁也。後世製為飲片。煎之濃厚而不清。甚非法也。

五辛。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五辛者。謂大蒜。茗葱。慈葱。蘭葱。興渠。本草綱目。大蒜。小蒜。韭。胡荽。薑。薑。堵。昌胤。達生。錄。蒜。葱。薤。韭。薑。

柯琴傷寒附翼云此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咸得用此惟以脈弱自汗為主耳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癰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處者可同年而語耶

總病論云凡桂枝湯證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

風下脈經有若惡寒三字成本有者

方此與前條文雖差互詳略而證治則一前條有脈無頭痛以揭病名此有頭痛無脈以言治互相詳略耳無異殊也**柯**此條是桂枝本證辨證為主合此證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為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證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證中頭痛是太陽本證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證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證

案金鑑以此條為重出行文誤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几几

程本。作兀。兀。非也。王函云。桂枝湯主之。論云。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千金翼同。論云。作本論云。

成。兀兀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强者。動

則如之。程。項背强兀兀五字連讀。上半身成硬直之象。志

此承上文頭痛而及於項背。以見太陽循經自上而下之

義也。太陽經脉循於脊背之間。今風邪涉於分部。而經氣

不舒。故項背强而兀兀然也。是當無汗。反汗出者。肌腠不

密也。肌腠虛。故惡風。用桂枝湯以解太陽肌中之邪。加葛

根。宜通經脉之氣。而治太陽經脉之邪。

本事方云。或問曰。何謂兀兀。予曰。兀兀者。如兀足疾屈

而强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兀兀而起。誤也。明理論

云兀音殊兀引頸之貌兀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頭爾項背强者動亦如之非若兀案之兀而偃屈也金匱直解云案說文兀字無鉤挑有鉤挑者乃兀案之兀字也兀乃鳥之短羽象小鳥毛羽未盛之形飛兀兀也故覓字从兀蓋形容其頸項强急之意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〇 成

芍藥 二兩 〇 可發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〇 大棗 十二枚 〇 桂枝 二兩 〇 去皮 〇 玉函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

枝法將息及禁忌原注臣億等謹案仲景本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今證云

汗出也第三卷有葛根湯惡風而方中有麻黃也此云桂枝加

證云無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麻黃也此云桂枝加

葛根湯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玉函無麻黃二字一斗作九升無將息及禁忌五字成本亦無五字方本不載

本方但云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活人書云伊尹湯液論桂枝湯中加葛根今監本用麻黃誤矣

案方氏以降以此方為太陽陽明合病之方只張志

聰張錫駒之解為太陽病項背强者之主劑其說似長

矣蓋以葛根為陽明之藥者昉乎張潔古諸家未察耳

仲景用葛根者取之於其解表生津痙病亦用葛根其

意可見也本草經云葛根主治消渴身大熱名醫別錄

云療傷寒中風頭痛解肌發表出汗開腠理亦可以為

左證也

聖濟總錄桂心湯治四時傷寒初覺即本方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

衝者不得與之玉函千金翼無後字及方用前法四字得作可成本亦作可

成太陽病屬表而反下之則虛其裏邪欲乘虛傳裏若氣

上衝者裏不受邪而氣逆上與邪爭也則邪仍在表故當

復與桂枝湯解外其氣不上衝者裏虛不能與邪爭邪氣已傳裏也故不可更與桂枝湯攻表錢太陽中風外證未解之時而誤下之則胃氣虛損邪氣乘之當內陷而為痞為結下陷而成協熱下利矣以下後而其氣上衝則知外邪未陷胸未痞結當仍從外解可與桂枝湯不須加減悉照前方服法可也若其氣不上衝者恐下後邪或內入胃氣已傷將有逆變尚未可知桂枝湯不可與也姑待其變然後隨證治之可耳志金氏曰氣上衝者謂太陽之氣從下而上根氣盛不因下後內陷故上衝也可與桂枝湯以解肌中之邪若不上衝者太陽之氣下陷邪亦從之內入

無庸桂枝以解肌故曰不得與之

案上衝諸家未有明解蓋此謂太陽經氣上衝為頭項強痛等證必非謂氣上衝心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之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玉函千金翼仍作而

不中與之作不復中與也成本無之字

方壞言歷遍諸治而猶不愈則反覆雜誤之餘血氣已億壞難以正名名也不中猶言不當也末三句言所以治之之法也蓋既不可名以正名則亦難以出其正治故但示人以隨機應變之微旨斯道之一貫斯言盡之矣程如汗

後亡陽動經渴躁譫語下後虛煩結胸痞氣吐後內煩腹
 脹滿溫鍼後吐衄驚狂之類紛紜錯出者俱是既為前治
 所壞**王逆**者謂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或汗下過甚皆
 不順於理故云逆也**志**太陽病至三日而已發汗則肌表
 之邪已去假使裏證未除若吐之而治其中膈若下之而
 清其腸胃若溫鍼而理其經脈裏證仍不解者此為壞病
 夫自敗曰壞言裏氣自虛而自敗也**柯**壞病者即變證也
 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證妄吐則有饑
 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證妄下則有結胸痞鞅協
 熱下利脹滿清穀等證火逆則有發黃暈血亡陽奔豚等

證是桂枝證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以五味成
 方減一增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竟不可用**錢**論中凡
 屬誤汗吐下之變皆壞病也故治之之法即下文誤汗誤
 吐誤下誤燒鍼諸條是也

案壞成氏讀為古壞切云為醫所壞病也乃似於義不
 穩有太陽病為醫所壞轉為少陽為陽明者則不得謂
 之為壞病也巢源云或已發汗吐下而病證不解邪熱
 留於府藏致令病候多變故曰壞傷寒外臺祕要引文
 仲云傷寒八九日不差名為敗傷寒諸藥不能消又引
 古今錄驗云傷寒五六日以上不解熱在胸中口噤不

能言唯欲飲水為敗傷寒醫所不療千金方作壞傷寒
 所謂敗傷寒蓋是壞敗之義即壞病耳當互證也
 案溫鍼諸注欠詳王綸明醫雜著云問近有為溫鍼者
 乃楚人法其法鍼於穴以香白芷作圓餅套鍼上以艾
 蒸溫之多取效答古者鍼則不灸灸則不鍼未有鍼而
 加灸者此後人俗法也此法行於山野貧賤之人經絡
 受風寒致病者或有效只是溫經通氣而已仲景楚人
 此豈古溫鍼之遺法耶
 案不中方氏解為不當是恐不爾蕭參希通錄云俚談
 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卻

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王
 充耘讀書管見云中土見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又
 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之目焉
 簡案不中用見始皇本紀韓延壽傳等
 名醫類案云一人傷寒壞證垂死手足俱冷氣息將絕
 口張不能言張致和以人參一兩去蘆加附子一錢於
 石朮內煎至一碗以新汲水浸之若冰冷一服而盡少
 頃病人汗從鼻梁上涓涓如水此其驗也蓋鼻梁上應
 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身中周遍故也近陸同
 婦產後患疫證二十餘日氣虛脈弱即同壞證亦以此

湯治之遂愈世謂傷寒汗吐下三法差謬名曰壞證孫真人云人參湯須得長流水煎服若用井水則不驗蓋長流水取其性之通達耳○案百一選方破證奪命散治傷寒陰陽二證不明或投藥錯誤致患人困重垂死即與致和方同唯不用附子後世所謂獨參湯衛生家寶方名人參奪命散有生薑

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

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玉函千金翼桂枝下有湯字汗不出作無汗無之字成本亦無

成脉浮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可與桂枝湯解肌脉浮

緊發熱不汗出者傷寒也可與麻黃湯常須識此勿妄治

也方肌膚肉也蓋風中衛而衛不固發熱汗出而惡風衛

行脉外膚肉之分也桂枝救護之熱粥釋散之病之所以

解也識與誌同記也記其政事謂之識言當常用心以

記其事勿忘勿忘而不可使有一忽之失誤

○案肌說又肉也折骨分經白為肌赤為肉而肌有兩義

有肌膚之肌有肌肉之肌注證發微詳辨之方氏因注

云肌膚肉也蓋分肌肉之肌也

○案解肌解散肌表之邪氣也言桂枝雖為解肌之劑若

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桂枝湯當以麻黃

湯解散其肌表之邪也解肌二字不專屬於桂枝外臺

傷寒論卷一

卷一

傷寒論

祕要有麻黃解肌湯葛根解肌湯名醫別錄麻黃主療云解肌可以見耳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王

千金翼無若字病字以字成本得之作得湯

成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桂枝湯甘酒客得之則中滿而

嘔柯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根連苓以解肌

之法矣

案科云酒客脈浮汗自出似風傷衛金鑑云酒客病謂

過飲而病也並非是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王函千金翼杏子作杏仁方云佳一本作仁汪云佳坊本

仁作

成太陽病為諸陽主氣風甚氣擁則生喘也與桂枝湯以

散風加厚朴杏仁以降氣魏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

勢必作喘謂之喘家亦如酒客等有一定之治不同泛常

人一例也錢氣逆喘急皆邪壅上焦也蓋胃為水穀之海

肺乃呼吸之門其氣不利則不能流通宣布故必加入厚

朴杏仁乃佳杏子即杏仁也前人有以佳字為仁字之訛

者非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王函千金翼無凡字也字

錢其後必吐膿血句乃未至而逆料之詞也言桂枝性本

傷寒論卷一

卷一

傷寒論

甘溫設太陽中風投之以桂枝湯而吐者知其入本陽邪
獨盛於上因熱壅上焦以熱拒熱故吐出而不能容受也
若邪久不衰熏灼肺胃必作癰膿故曰其後必吐膿血也
此以不受桂枝而知之非誤用桂枝而致之也乃各注家
俱言胃家溼熱素盛更服桂枝則兩熱相搏中滿不行勢
必上逆而吐熱愈滯溢蒸為敗濁必吐膿血此一大禁也
案方喻不知桂枝隨已吐出何曾留著於胸中豈可云更
並云爾服桂枝兩熱相搏乎前人遂以此條列為桂枝四禁豈不
謬乎魏桂枝既不可用將坐以候之乎此處俱無一語救
正不幾令主治者茫然耶溼熱家之中風於用桂枝之內

必佐以五苓之治法或易桂枝為葛根即葛根連苓湯之
義也汪此條證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服類要
芍藥地黃湯郭白雲云見膿血而後可服

案舒云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者其後果必吐
膿血乎蓋積飲素盛之人悞服表藥以耗其陽而動其
飲上逆而吐亦常有之若吐膿血者從未之見也定知
叔和有錯此說似有理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
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成太陽病因發汗遂汗漏不止而惡風者為陽氣不足因

玉函脈經千金翼汗上有其字漏下有而字

發汗陽氣益虛而皮腠不固也。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小便難者，汗出亡津液，陽氣虛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亡陽而脫液也。鍼經曰：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與桂枝加附子湯，以溫經復陽。柯：太陽固當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發之，太過，陽氣無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方：惡風者，太陽中風，本自汗出，腠理疎而惡風，既漏不止，則腠理愈疎，而惡愈甚也。

徐大椿傷寒類方云：此發汗太過，如水流漓，或藥不對證之故。中風本惡風，汗後當愈，今仍惡風，則表邪未盡也。

案喻氏以惡風為外風復入所致，恐不然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 炙 〇 五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附子一枚 炮 去皮 破 八片 〇 方本 作 三枚

云三枚蓋出於增補非經之本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加附子，將息如前法。玉函味下有咬咀三字，本云今加附子，將息如前法，作本方，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前法。

徐：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風氣纏綿，若用四逆，則不宜。

乾薑之剛燥用真武則不宜苓朮之滲溼故用桂枝湯加
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斂液也周仲景何遽用附子觀
本文云遂漏不止知其漏正未有止期也人身津液有幾
堪漏而無已邪故以附子入桂枝湯中即為固表回陽上
劑錢此方於桂枝湯全方內加附子者故多一加字傷寒
八九日風溼相搏條下之桂枝附子湯芍藥已去非桂枝
全湯乃另是一方故無加字

傷寒類方云四肢為諸陽之本急難屈伸乃津脫陽虛
之象但不至亡陽耳若更甚而厥冷惡寒則有陽脫之
慮當用四逆湯矣又云桂枝同附子服則能止汗回陽

案成本第十卷此方後附朮附湯方全書乃移載本條
之後蓋依太陽下篇桂枝附子湯後有朮附湯而錯出
而已

案千金方治產後風虛汗出不止小便難四肢微急難
以屈伸者桂枝附子湯即是此方正見孫公運用之妙
矣葉氏錄驗方救汗湯治陽虛自汗即此方出虛勞門
本事方云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
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為風大為虛
予曰在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
則小便數用藥稍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

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十六證云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一則漏風小便難一則自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證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艸芍藥湯足便得伸

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原注促一作縱。後

玉函脉經十金翼作其

成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一百四條此下後脉促而復胸滿則不得為欲解由下後陽虛表邪漸入

而客於胸中也鑑太陽病表未解而下之胸實邪陷則為胸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瓜蒂散證也胸虛邪陷則為氣上衝桂枝湯證也今下之後邪陷胸中胸滿脉促似乎胸實而無衝喉不得息之證似乎胸虛又見胸滿之證故不用瓜蒂散以治實亦不用桂枝湯以治虛惟用桂枝之甘辛以和太陽之表去芍藥之酸收以避胸中之滿張脉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錢脉促者非脉來數時一止復來之促也即急促亦可謂之促也

顧憲章傷寒溯源集云促有短促之義

桂枝去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大棗十二枚 擘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桂枝湯

今去芍藥將息如前法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餘依前法玉函味

下有咬咀字云作方

若微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

原本無惡字今據成本玉函補成本

桂枝去芍藥作去芍藥方中

沈若脉促胸滿而微惡寒迺虛而踴蹻陽氣欲脫又非陽

實之比所以加附子固護陽氣也

案張志聰張錫駒以微惡寒為脉微而惡寒之義誤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大棗十二枚 擘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附子一枚 炮 去皮 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桂枝湯

今去芍藥加附子將息如前法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法玉函味下有咬咀字云作方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嘔

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微緩者為欲愈也脉微而惡

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

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王函千金翼發熱熱多下並有而字欲自可作自調必下有當字不可發汗篇欲自可作續自可脉經同此下有為

字千金翼亦有

成發熱惡寒而熱多寒少為陽氣進而邪氣少也。裏不和者嘔而利，今不嘔清便自調者裏和也。寒熱日二三發者邪氣微也。今日數多而脉微緩者是邪氣微緩也。故云欲愈脉微而惡寒者表裏俱虛也。陽表也陰裏也。脉微為裏虛惡寒為表虛以表裏俱虛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陰陽俱虛則面色青白反有熱色者表未解也。熱色為赤色也得小汗則和不得汗則不得邪氣外散皮膚而為痒。

也與桂枝麻黃各半湯小發其汗以除表邪。方八九日約言久也。如瘧狀謂有往來寒熱而無作輟之常也。更再也。不可汗已過表也。不可吐下未見有裏也。錢邪既浮淺脉又微緩微者非微細之微言較前略覺和緩也。脉微惡寒之微者乃輕微細小之微非微緩之微也。魏小汗出小字亦須留意意見正邪俱微大汗流滴必在所禁也。張首節頗似小柴胡證故以不嘔清便自調證之。次節雖脉微惡寒止宜小建中加黃芪以溫分肉司開闔原非溫經之謂後節面色反有熱色言表邪未盡故宜各半不可與百合赤色比類而觀也。

傷寒瑣言云趙嗣真活人釋疑曰仲景之意蓋得病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十六字為自初至今之證下文乃是已後擬病防變之辭當分作三截者若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浮緩為欲愈此一節乃表和無病而脈微者邪氣微緩也陰陽同等脈證皆向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自愈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汗更下更吐之此一節宜溫之若面色反有赤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少汗出其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此一節必待汗而愈也

○案程注云作一頭下面分三脚其說蓋原于趙氏也

脈經引四時經清洩痢通注云清者廁也洩從水道出而反清洩者是謂下痢至廁也劉熙釋名云圜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顏師古急就篇注云清言其處特異所常當加潔清也成氏辨脈篇注清者圜也○案太陽中篇清穀清血其清皆與圜同

案此陰陽俱虛宜用桂枝加附子湯附子湯之屬小建中加黃芪恐不能救之

傷寒類方云微邪已在皮膚中欲自出不得故身痒以此湯取其小汗足矣陽明篇云身痒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芍藥

甘草炙麻黃各一兩去節生薑切

大棗四枚杏仁二十四枚湯浸去皮尖及兩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

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本云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

併為六合頓服將息如上法原注臣億等謹案桂枝湯方

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

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算法約之二湯各取三分之一即得

桂枝一兩十六銖芍藥生薑甘草各一兩大棗四枚杏仁

二十三箇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箇合方詳此方

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湯○玉函七味

下有吹咀字云作方頓服下有今裁為一方五字

柯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為六合後人算其分兩合

作一方大失仲景製方之意徐是風雖外薄為寒所持而

不能散所以面顯怫鬱之熱色必宜總風寒兩解之故桂

麻合用

傷寒類方云案此方分兩甚輕計共約六兩合今之秤

僅一兩三四錢分三服祇服四錢零乃治邪退後至輕

之劑猶勿藥也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

湯則愈先上玉函千金翼有當

柯此條治中風之變桂枝湯煮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

也却與者盡其二升也熱鬱於心胸者謂之煩發於皮肉者謂之熱麻黃症發熱無汗熱全在表桂枝症發熱汗出便見內煩服湯反煩而外熱不解非桂枝湯不當用也以外感之風邪重內之陽氣亦重耳風邪本自項入必刺風池風府疏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營衛內經曰表裏刺之服之飲湯此法是矣

傷寒類方云此非誤治因風邪凝結於太陽之要路則藥力不能流通故刺以解其結蓋邪氣太甚不僅在衛而在經刺之以洩經氣

素問骨空論云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

寒治在風府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

甲乙經云風池二穴在顛顛後髮際陷中足少陽陽維

之會風府一穴在項髮際上一寸大筋中宛宛中督脉

陽維之會

案鍼灸資生經云岐伯對黃帝之問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然則風府者固傷寒所自起也北人皆以毛裏之南人怯弱者亦以帛護其項俗謂三角是也柯氏之說蓋本于斯

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成本似作如玉函脉經同脉洪大者

修身論輯義 卷一
再作若脉但洪大者
再下脉經有三字

志 大汗出脉洪大者肌腠之氣而外合於膚表標陽氣盛故脉洪大而汗出也如前毀粥之法以助藥力柯服桂枝湯後而惡寒發熱如瘧者是本當用麻黃發汗而用桂枝則汗出不徹故也凡太陽發汗太過則轉屬陽明不及則轉屬少陽此雖寒熱往來而頭項強痛未罷是太陽之表尚在因風邪泊營衛動靜無常故一日再發或三度發耳鑑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脉洪大若煩渴者則為表邪已入陽明是白虎湯證也今脉雖洪大而不煩渴則為表邪仍在太陽也

傷寒類方云此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意略同但此因大汗出之後故桂枝略重而麻黃略輕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脉上王函脉經有若字脉經千金方作白虎湯

成大汗出脉洪大而不渴邪氣猶在表也可更與桂枝湯若大汗出脉洪大而煩渴不解者表裏有熱不可更與桂枝湯可與白虎加人參湯生津止渴和表散熱錢此因大汗出後遂至胃中津液耗竭陽邪乘虛入裏至大煩渴而不可解上篇之大汗出脉浮而微熱消渴者及中篇之發汗後脉浮數煩渴之證皆以誤汗亡陽下焦無火膀胱之氣

化不行。失其蒸騰之用。故氣液不得上升而渴也。然脉浮則其邪仍在太陽。故以五苓散主之。今大煩渴而脉見洪大。則邪不在太陽而已傳入陽明矣。即陽明篇所謂陽明脉大者是也。故以白虎湯解胃中之煩熱。加人參以補其大汗之虛。救其津液之枯竭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碎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外臺

秘要作右五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米熟去米內諸藥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成本云於白虎湯內加人參

案玉函有但字可見其無他證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 一兩 十七銖 去皮

芍藥 一兩 六銖

麻黃 十六銖 去節

生薑 一兩 六銖 切

杏仁 十六箇 去皮尖○千金翼有兩仁者三字

甘草 一兩 二銖 炙

大棗 五枚 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

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本云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

分合為二升分再服今合為一方將息如前法原注臣億等謹案桂

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湯取十二分之五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一兩六銖甘草二十銖大棗五枚麻黃湯取九分之二即

傷寒論輯義 卷一

得麻黃十六銖。桂枝十銖。三分銖之二。收之得十一銖。甘
艸五銖。三分銖之一。收之得六銖。杏仁十五箇。九分。枚之
四。收之得十六箇。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一兩十七
銖。麻黃十六銖。生薑芍藥各一兩六銖。甘艸一兩二銖。大
棗五枚。杏仁十六箇。合方。○成本。无
本云以下二十九字。玉函云。作方。

柯邪氣稽留於皮毛肌肉之間。固非桂枝之可解。已經汗
過。又不宜麻黃湯之峻攻。故取桂枝湯三分之一。麻黃湯
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開其表。審發汗於不發
之中。又用桂枝後。更用麻黃法也。後人合為一方者。是大
背仲景比較二方之輕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張詳此方
與各半藥品不殊。惟銖分稍異。而證治攸分。可見仲景於
差多差少之間。分毫不苟也。

三兩餘依白虎湯法案
外臺所載當仲景舊法

活人辨疑化斑湯治赤斑口燥煩渴中暍即本方

保命集人參石膏湯治膈消上焦煩渴不欲多食

於本方去粳米東垣加黃
芩杏仁

徐同知方人參白虎湯治伏暑發渴嘔吐身熱脉虛自

汗即本方如伏暑作寒熱未解宜和五苓散同煎服

疹科纂要人參白虎湯治麻疹化斑發疹止渴如神

於本方去粳米加桔梗竹葉

醫史云呂滄洲治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

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

傷寒論輯義 卷一

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額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
 子必大發赤斑周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
 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
 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
 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
 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
 消息耳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

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者千金翼作則發汗上玉函有復字全書作更汗

柯本論無越婢證亦無越婢方不知何所取義竊謂其二

字必誤也此熱多是指發熱不是內熱無陽是陽已虛而
 陰不虛不煩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觀麻黃桂枝合半桂枝
 二麻黃一二方皆當汗之證此言不可發汗何得妄用麻
 黃凡讀古人書須傳信關疑不可文飾况為性命所關者
 乎且此等脉證最多無陽不可發汗便是仲景法旨柴胡
 桂枝湯乃是仲景佳方若不頭項強痛並不須合桂枝矣
 讀書無目至於病人無命愚故表而出之

舒氏云熱多寒少四字是條中關鍵必其人平素熱盛
 津衰故方中用石膏以保其津液也但無陽二字有悞
 如果無陽則必寒多熱少當用附子石膏又在所禁矣

案無陽方氏亦嘗疑之然猶釋為疾在陰而無在陽之義張志聰張錫駒從其說為解喻氏周氏張璐則曰無津液之謂金鑑亦云無太陽表脈皆強解也程氏云正陽虛錢氏云命門真陽之虛果然則安有用石膏之理乎其他魏氏汪氏輩皆屬傳會只成氏於此一條不下注解蓋有所見也至于柯氏斷然關疑可謂卓越之識矣今仍不繫引數說云

案發汗後病篇發汗多亡陽譎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柯氏以柴胡桂枝湯主此條證者以其無陽乃亡陽之義故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皮

芍藥

麻黃

甘草各十八銖炙

大棗四枚

生薑一兩二銖切○玉函千金翼

石膏二兩碎綿裹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之飲一升今合為一方桂枝湯二分越婢湯一分

原注臣億等謹案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石膏半斤大棗十五枚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湯取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枚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

黃十八銖。生薑九銖。甘艸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枚。八分之七。粟之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芍藥甘艸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四枚。合方。舊云桂枝三。今取四分之一。即當云桂枝二也。越婢湯方。見仲景雜方中。外臺祕要。一云起脾湯。○煮麻黃上。玉函千金翼。有先字。云玉函成本。作方。玉函煎法。二婢字。並作脾。案一云起脾湯。見外臺內極門。

成胃為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為卑藏。若脾內經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是湯所以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一名越脾湯。即此義也。柯此大青龍無桂枝杏仁與麻黃杏仁石膏湯同為涼解表裏之劑。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薑棗之辛甘。可以治太陽陽明合病。熱多寒少。而無汗者。猶白虎湯證。皆微惡寒之類。而不可以治脉

弱無陽之證也。

案越婢未審何義。成氏引外臺為發越脾氣似穩當。續醫說引趙良仁金匱衍義。駁成注。然其說與成同。方氏喻氏以婢女之義為解。亦未太允。至錢氏云以此治越人之婢而得效。杜撰甚矣。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玉函有而字。脉經無白字。

成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為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

利則心下滿微痛為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
朮利小便行留飲也錢頭項強痛中風傷寒均有之證也
翕翕發熱是熱在皮毛中風證也無汗則又傷寒之本證
矣就此諸證為風寒兼有無疑矣而但服桂枝湯是治風
而未治寒也故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而不解也又
或誤下之所以有心下滿微痛之證乃下後邪氣陷入而
欲結也小便不利太陽之熱邪內犯膀胱氣化不行也治
之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未詳其義恐是後人傳寫
之誤未可知也即或用之恐亦未能必效也仲景立法豈
方不對證而能為後世訓乎余竊疑之大約是歷年久遠

後人舛誤所致非仲景本來所系原方近代名家悉遵成
氏之訓俱強解以合其說謂用之而諸證悉愈吾不信也
案成注不及去桂之義但云桂枝湯以解外則成所注
本無去桂二字歟若不去桂而用此方於此證或有效
驗王肯堂以降多為水飲所致然無的據金鑑則依桂
枝去芍藥之例為去芍藥之誤其說亦難從矣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切

白朮
茯苓 各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

本云桂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玉函六味下有以阻字八升作七升云作

方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傷寒類方云凡方中有加減法皆佐使之藥若去其君藥則另立方名今去桂枝而仍以桂枝為名所不可解也

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欲

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

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

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

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心煩玉函作煩字云論曰心煩脉經作煩復注仲景作心煩成本桂枝下

有湯字是躁作燥誤玉函脚上有兩字脉經無調胃字

成脉浮自汗出小便數而惡寒者陽氣不足也心煩脚攣

急者陰氣不足也陰陽血氣俱虛則不可發汗若與桂枝

湯攻表則又損陽氣故為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

逆者先作甘草乾薑湯復其陽氣得厥愈足温乃與芍藥

甘草湯益其陰血則脚蹻得伸陰陽雖復其有胃燥譫語

少與調胃承氣湯微瀉以和其胃重發汗為亡陽加燒鍼

則損陰內經曰榮氣微者加燒鍼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

燒鍼是陰陽之氣大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鑑是當與

桂枝增桂加附子湯以温經止汗今反與桂枝湯攻發其

傷寒論輯義卷一
表此大誤也。汪脉浮自汗出小便數者陽虛氣不收攝也。心煩者真陽虛脫其氣浮游而上走也。咽中乾煩躁者誤汗損陽津液耗竭陽虛煩躁作假熱之象也。吐逆者陰寒氣盛而拒膈也。程脉浮自汗出雖似桂枝證而頭項不痛知陽神自歎於上部陽明內結得之自汗出小便數上蓋津液外越而下部之陰分更無陽以化氣也。故陽回而結未破不妨少從胃實例一去其胃燥。鑑若重發汗者謂不止誤服桂枝湯而更誤服麻黃湯也。或復加燒鍼劫取其汗以致亡陽證具則又非甘草乾薑湯所能治。故又當與四逆湯以急救其陽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王函甘草二兩

成本。乾薑下有炮字。王函。成本。味下有呶咀二字。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

○王函無白字

甘草

各四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王函成本。味下

有呶咀二字。成本。五合。作半服下有之字。

柯仲景回陽每用附子此用乾薑甘草者正以見陽明之

治法夫太陽少陰所謂亡陽者先天之元陽也故必用附

子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所謂亡陽者後天胃
腕之陽也取甘草乾薑以回之從乎亡也蓋桂枝之性辛
散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藥尚能亡陽乾薑之味苦辛守而
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然先天太少之陽不易回回
則諸證悉解後天陽明之陽雖易回既回而前證仍在變
證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蓋脾主四肢胃主津液
陽盛陰虛脾不能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攣急用甘
草以生陽明之津芍藥以和太陰之液其脚即伸此亦用
陰和陽法也甘草乾薑湯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
補中芍藥甘草湯減桂枝之半用其和裏不取其攻表

吳遵程方注云甘草乾薑湯即四逆湯去附子也辛甘
合用專復胸中之陽氣其夾食夾陰面赤足冷發熱喘
欬腹痛便滑外內合邪難於發散或寒藥傷胃合用理
中不便參朮者並宜服之真胃虛挾寒之聖劑也若夫
脉沈畏冷嘔吐自利雖無厥逆仍屬四逆湯芍藥甘草
湯此即桂枝湯去桂枝薑棗也甘酸合用專治營中之
虛熱其陰虛陽乘至夜發熱血虛筋攣頭面赤熱過汗
傷陰發熱不止或誤用辛熱擾其營血不受補益者並
宜用之真血虛挾熱之神方也

外臺備急療吐逆水米不下乾薑甘草湯

方即本

直指方。乾薑甘草湯。治脾中冷痛嘔吐不食。

於本方加大棗一枚。

又甘草乾薑湯。治男女諸虛出血。胃寒不能引氣歸元。

無以收約其血。即本方

朱氏集驗方。二神湯。治吐血極妙。治男子婦人吐紅之

疾。蓋是久病。或作急勞。損其榮衛。壅滯氣上。血之妄行

所致。若投以藕汁。生地黃等涼劑。治之。必求其死矣。每

遇患者。用藥甚簡。即甘草乾薑湯。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至五

七沸。帶熱呷。空心日午進之。和其氣血榮衛。自然安痊。

不可不知。

證治要訣。飲酒過多而衄甚。則用理中湯。加乾葛川芎。各半錢。或止用乾薑甘草二味。

證治準繩。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作湯與服。

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竹茹

藕汁。去生便遠。

魏氏家藏方。六半湯。治熱溼脚氣。不能行步。

即芍藥甘草湯。入無灰酒少許。再煎服。

朱氏集驗方。去杖湯。治脚弱無力。行步艱難。友人戴明

遠用之。有驗。即芍藥甘草湯

治人事證方。神功散。治消渴。即芍藥甘草湯

醫學心悟芍藥甘草湯止腹痛如神脉遲為寒加乾薑脉洪為熱加黃連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去皮清酒洗。○陽明篇。玉函。无去皮字。洗成玉函。作浸。

甘草

二兩。多。○外臺。作三兩。

芒消

半升。○千金翼。作半兩。全書。方本。作

半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

沸少少溫服之

陽明篇。作右三味切。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

服之。以調胃氣。成本。玉函。味下。有以咀二字。

汪誤與桂枝湯復與甘草乾薑湯薑桂辛熱耗胃中津液

因而謔語方後云少少溫服此不過暫假之以和胃氣而止謔語也徐仲景用此湯凡七見或因吐下津乾或因煩

滿氣熱總為胃中燥熱不和而非大實滿者比故不欲其

速下而去枳朴欲其戀隔而生津特加甘草以調和之故

曰調胃柯不用氣藥而立名承氣者調胃所以承氣也經

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實故氣得上下

今氣之不承由胃家之熱實必用硝黃以濡胃家之糟粕

而氣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推陳

之中便寓致新之義一攻一補調胃之法備矣

千金方本方加枳實五枚單名承氣湯

外臺集驗。生地黄湯。療傷寒有熱。虛羸少氣。心下滿。胃中有宿食。大便不利。

於本方加生地黄三斤。大棗二十枚。

聖濟總錄。大黃湯。灸發背後服之方。

於本方去甘草。

十形三療。一小兒小溲不通。號跳旋轉。下則成砂石。大便祕。肛門脫出一二寸。戴人曰。此下焦塞也。不吐不下。則何以開。不令飲水。小溲何以利。以調胃承氣湯一兩。加牽牛子頭末三錢。河水煎服。又用此蒂末糊丸芥子許。六十九丸吞下。上吐下瀉。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漏泄既

定。令飲新水。二三十次。每次飲一盞。其病如失。

試效方。調胃承氣湯。治消中渴而飲食多。

衛生寶鑑。治面熱。以本方七錢。加黃連二錢。犀角一錢。

案張氏醫通云。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有時火上行。而獨燎其面。鍼經云。面熱者。足陽明病。調胃承氣湯。加犀角。川連。

又牛黃通膈湯。覺中風。一二日實。則急宜下之。

於本方加牛黃與芒消。同研末調服。

又破棺丹。治瘡腫一切風熱。

即本方為末。煉蜜丸。

醫壘元戎。治大頭病。本方加牛旁子。寒水石為細末。煉

蜜酒服

又滌毒散治時氣疣瘡五發瘡瘍喉閉雷頭

於本方加當歸

又玉燭散本方與四物湯各半合

經驗良方調胃承氣湯治熱留胃中發斑及服熱藥過多亦發斑此藥主之

四逆湯方

甘草 二兩炙。○千金翼。霍亂門作一兩。

乾薑 一兩半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玉函作生去皮破。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

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味下成本有

錢四逆湯者所以治四支厥逆而名之也素問陽明脉解

云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即陰陽應象論之

清陽實四肢也靈樞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

五藏蓋以穀入於胃氣之清者為營行於脉中濁者降於

下焦為命門真陽之所蒸騰其氣直達皮膚而為衛氣先

充滿於四末然後還而溫肌肉密腠理行於陰陽各二十

五度故四肢為諸陽之本此以真陽虛衰陰邪肆逆陽氣

不充於四肢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冷而為厥逆咽中

乾也若重發其汗更加燒鍼取汗則孤陽將絕矣仲景急

傷寒論輯義卷一
以溫經復陽為治故立四逆湯其以甘草為君者以甘草
甘和而性緩可緩陰氣之上逆乾薑溫中可以救胃陽而
溫脾土即所謂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
乃得稟焉此所以脾主四支也附子辛熱直走下焦大補
命門之真陽故能治下焦逆上之寒邪助清陽之升發而
騰達於四肢則陽回氣煖而四肢無厥逆之患矣是以名
之曰四逆湯也

顧憲章傷寒溯源集云案言四者四肢之省文也四肢
自指至肘足至膝是也其病為深凡言手足者自指至
腕足至踝而已其病尚淺仲景下字不苟其輕重淺深

一覽了然矣○案四逆字見于靈素亦是四肢厥逆之
義柯氏謂本方脫人參乃以四物救逆名之誤也

吳遵程方注云從前附子皆野生大者極是難得重半
兩者即少不若今時之種附子重一兩外也近世用二
三錢一劑即與仲景時二三枚分三劑相等耳

醫經會解云陰毒心硬肢冷加麝香皂莢俱用少許嘔
吐涎沫或小腹痛加鹽炒吳茱萸半夏生薑嘔吐不止
加半夏生薑汁瀉不止加白朮人參黃芪伏苓升麻

名醫類案云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養因極飲冷
酒食内外有所感初得疾即便身涼自利手足厥額上

傷寒論卷之十一
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卧不能轉側心神俱無
昏憤不恍惚請醫視之治不力言曰此證甚重而病人
甚靜殊不昏憤身重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陰證
無疑也又遍身痛不知處所出則身如被杖陰毒證也
當急治之醫言謬悠不可聽郭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
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鍊金液丹利厥汗證少止稍緩藥
艾則諸證復出再急灸治如此進退者三凡三日兩夜
灸千餘壯服金液丹亦千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
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病未敢服藥
以待汗二三日復大煩躁飲水次則譫語斑出熱甚無

可奈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
如此者前言煩躁不可投涼藥此則可下證具非小煩
躁而已故不同也

問曰證象陽旦案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
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
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
攣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
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
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
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

玉函無
師曰之

曰此作之為字上並有即字參作於无重字成本為上並有則字病形作病證躁作燥

成陽旦桂枝湯别名也。**程**此條即上條注脚借問答以申

明其義也。證象陽旦句應前條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一段案法治之句應前條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一段而增劇至拘急而譫語句應前條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一段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脛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句應前條已用甘草湯并調胃承氣湯一段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數句發明以補出前

證病源及用桂枝之誤見證象桂枝而實非桂枝證將成亡陽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申叙前證以著亡陽之實更飲甘草湯夜半陽氣回兩足當溫重應前條甘草乾薑湯一段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重應前條芍藥甘草湯一段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重應前條調胃承氣湯一段故知其病可愈亦非泛結見其愈也由於救之得法萬一為煩躁譫語等證所惑而大青龍之見不無交互於胸中欲其病之愈也得乎錢象桂枝湯證故仍於桂枝湯中加附子參於其間則真陽有助不患其汗泄故又增桂令汗出以解衛分之陽邪

也。其所以加附子溫經者，以下焦無陽也。此法卽誤汗亡陽。桂枝加附子湯，乃爲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拘攣之正治也。若不察其微惡寒，脚拘攣之亡陽虛證，已經反與桂枝湯，誤攻其表，使陽氣愈虛，陰邪上逆，以致厥逆咽中乾等證也。

案喻氏以陽旦湯爲千金方桂枝加黃芩之方。魏氏注氏錢氏輩引數證辨其非，以文繁不載于斯。

案柯氏注本闕此一條，詳其文義似後人所增。柯氏刪之，實有所見也。

傷寒論輯義卷一

